

陕西作家新作

诱惑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诱 惑

孙兴盛 主编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诱 惑

主 编： 孙兴盛

责任编辑： 薛 放

出版发行： 陕西旅游出版社

地 址： 西安市长安路 32 号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：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 10. 125

字 数： 200 千字

印 数： 1—10000

定 价： 11. 20 元

ISBN 7—5418—1209—9/I·34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者，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任俏娃的罗曼史

裴积荣

第一章

八哥儿巧嘴百灵儿声

自幼儿漂风是天生成

求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，罗曼蒂克使爱情更充满生机——一个隅然的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青年军官张廷芝的出现给少妇任俏娃孤寂的生活涂抹了一层彩虹。春水有情，风来吹皱，水是内因风是条件。

——热闹戏在后头。

地处长城线上的宁条梁镇，难得有今天这样一个好天气。没一丝儿风，蓝蓝的天空比平日清亮了许多，高远了许多。白云像绵羊毛，一团儿，一片儿，一卷儿轻悠悠地在空中游荡。任俏娃的心比天空清亮，比白云轻悠。她原来是个食不裹腹的乞食女子，常受镇上人的冷脸，白眼，调戏。可生活就像变魔法似的，“忽悠”一下她就变成小业主白焕儒的妻子了，变成了“一分利”商店的女老板了。

人若有了钱，风吹过来都是温暖的。今天，宁条梁镇的人见了任俏娃都先送上一面笑。

“女老板哎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

“你早？”

“早。”

“你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你甜？”

“甜——死鬼！没个正经的。”

任俏娃并不讨厌邻居们开玩笑。她爱说话，爱戏骂，年轻人骂得越酸她越爱听。只是对“老板”两个字不理解。我才十六岁，结婚一年多的新媳妇，怎么能和“老”字联系在一起呢！

打扫之后任俏娃开了店门。“一分利”杂货店陆续进来几个顾客，有挑拣牲畜笼头缰绳的，有挑拣砍镰斧头的。生意刚做红，门外突然进来一个七尺身材的青年军官。

来人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干孙子、靖边城驻军、骑兵兵团团长张鸿儒的长子张廷芝，陕北人都暗暗称他张大狼（郎）。

张廷芝在“一分利”杂货店的出现，就像莺燕群里飞来一只老鹰，就像羊羔群里闯进一只狼，任俏娃与在场的人都以惊惧的眼神张望着。

张廷芝这天穿一身鸽子灰军官服，任俏娃认得，那面料是灰洋斜的。当时驻扎在三边的军人都穿灰土布军服，军官们才穿灰市布军服，穿这种灰洋斜军服的，任俏娃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张廷芝进店门时，心急走得快，门楣又太低，差点儿碰了头。他头一偏将军帽歪了，额前露出一缕长头发。在任俏娃眼里，这一缕黑发将青年军官的威严削减了三分，又给他增添了三分俊俏三分平易。

张廷芝摸了摸腰间的武装带，摸了摸挂在武装带上的二十响盒子枪，跺跺脚又亮了亮他那双高筒马靴。他沿柜台朝右移动了几步，高筒马靴踩了一位正在挑选洋袜子的乡下女人的脚，那女人没敢高声叫，只是“咝、咝”的长吸气。商店的顾客，你捅他一下，他戳你一下，一个一个都悄悄地溜走了。

“少爷，你……”任俏娃聪明伶俐，很会招徕照客，很会应酬。但在张廷芝大少爷面前，她又怀着畏怯。在“你”字之后，任俏娃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了。

她想问“你买什么？”少爷需要什么东西自然有勤务兵

跑腿，何用他亲临小店！

她想问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一个平民百姓怎么敢问张大少爷这样的话！

看着任俏娃桃腮泛红，小口微颤的紧张样儿，张廷芝笑了，他指着货架上的香烟说：“我要那个。”

任俏娃取了一盒“关头”香烟。张廷芝摇摇头说：“那味儿不好，不要。”任俏娃又取了一盒“大前门”香烟。张廷芝接烟在手看了看说：“根数太少，不够一天抽。”又退了。

任俏娃又取来一盒“哈德门”香烟，那是50根装。张廷芝接过香烟闻了闻，点点头，从衣兜里摸出一枚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递过去。

任俏娃双手接了银元，她又惊又喜，举得高高地问：“张大少爷，这包香烟，卖大灰驴票是两元，卖金马驹票是一元。你这一颗银元长钱太多，你还买什么？”

张廷芝一把抓住任俏娃的手腕道：“我还买笑。你笑一下，我赏你一个银元。”

任俏娃嘻嘻地笑了。这是喜出望外的笑，这是称心如意的笑，这是情不自禁的笑。这笑像滴泉，像流水，是自然流出的，是不能自抑的——但它不是卖钱的笑。在当时的任俏娃，面对身份高，地位高，声名显赫的张大少爷，她既没那个贼心，也没那个贼胆！

“笑得好！笑得好！”张廷芝连连夸奖。

任俏娃不停地笑，张廷芝不住点地加银元，一会儿，任

俏娃的手掌里已有了高高的一柱。任俏娃一愣神，害怕了，吃惊了，面如土色。她放下银元双手一按，双腿一屈跪在柜台上祈求说：“张大少爷，小媳妇年轻不懂事，你大人莫见小人怪，就饶了我这一遭吧！”

张廷芝没有答话，长臂一勾将任俏娃搂在怀里就是一阵狂吻。

天空的太阳红艳艳的，将“一分利”杂货店照得明亮亮。街上的行人匆匆过往均不敢在店门前停留片刻。他们知道，“张大狼”比老虎还凶恶。要是惹出祸来你付出的就不是“一分利”了，而是一本万利。

吻毕，直到张廷芝感到满足了，他才坐在柜台前的条凳上说：“我今天不想吸纸烟，想抽水烟。”

任俏娃又急忙取过铜质水烟袋来双手递给张大少爷，又一枝一枝地划火柴点烟。张廷芝问了杂货店的生意，又问了白焕儒的归期。烟瘾过够了，他在任俏娃腿上捏了一把说：“我走呀！”

“这银元……”任俏娃急急地问。

“留给你吧！”

“哪、哪、哪怎么能！”任俏娃抢前一步拦在门口，伸展她穿红棉袄的双臂。

“那就留在店里，我日后来取货。”

张廷芝走了，任俏娃没有出门远送。她倚在门框上，脸儿烧心儿跳腿儿颤。她问自己，“他还来吗？他下次来将要干什么？他要是来不来呢？这一堆银元该怎么办？”

这阵儿，十六岁的小媳妇就像六岁的小孩子放鞭炮，既怕点不着又怕放响了。

任俏娃顺手闭了店门，她要清点放在柜台上的银元。

这一夜，任俏娃怎么也睡不着。她的脑子里好像有许多蜜蜂在采蜜，嗡嗡嗡地响，那声音时高时低，没完没了。陕北的十月，天气已很冷了，但任俏娃却通身发热，心里烧呼呼的好像猛吞了一口热油糕。

任俏娃从棉被窝里钻出来，赤条条地长躺在棉被上面，让冷空气为她降温。白焕儒出外了，任俏娃独守空房。她过去曾有过清冷感，但被人爱的紧迫感从没有今晚这般强烈。

她希望有情人来，最好是张廷芝。他若来了，任俏娃将一头扑在他的怀里玩个够，玩个痛快。

她辗转反侧彻夜不眠。她侧耳静听着院子的每一声响动，可张廷芝终是没来。

临明前，任俏娃朦朦胧胧进入梦乡。她梦见走进一片荆棘地，一群兔鼠子在地下乱窜。兔鼠子是陕北的一种小动物，形状与松鼠、老鼠很相似。人们常说兔鼠子是一种臊虫，是一种不吉祥的动物。她奋力用脚去踩，老是踩不着。那好像不是兔鼠，好像是蜜蜂，又像是蝴蝶，在任俏娃头上盘旋。她提了彩色汗巾驱赶那些乱飞乱舞的蜂蝶。不知怎么，任俏娃竟伴随着手中的汗巾轻轻地飘了起来，悠悠地，飘呀飘呀，好玩极了！“嘻嘻嘻，嘻嘻嘻……”任

俏娃在睡梦中笑醒了。

任俏娃的父亲任喜才，是宁条梁镇上的一个大烟鬼，家穷，生计无着，一家数口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但任喜才很能结交狐群狗党，在宁条梁镇有一把子地痞无赖。靠着穷哥们教唆纵容，支持包庇，输打赢要，欺骗讹诈，任喜才终年泡在赌摊烟馆混时光。他冬夏裹一领没面子老羊皮袄，弓着腰，蓬头垢面，看形象很像个叫花子，其实宁条梁一道镇的人都怕他，躲着他走。

任喜才的妻子很有几分人才，生性也机灵，很会说些应酬人的话。任喜才不理家事，十天半月不回家，这就给了妻子很大的方便，她也暗暗钻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挣几个小钱。

任俏娃十三四岁就在烟摊、赌馆、酒店疯跑。别人问，她就说找爸爸传话，其实她是看热闹，看稀罕，看新鲜。

任俏娃性格向野，胆大机灵，好奇，爱试探。早在五岁时她看见母鸡屁眼里能生出蛋来，就想探一探鸡屁眼里有什么宝贝。费了好大的事，捉住一只母鸡，用了好大的劲，手指头还没塞进去，母鸡拉了她一手屎，飞了。

任俏娃生得好水色，就像三月的桃花，面皮有红有白，白里又带出红来。她嘴唇薄薄的会说好听话，声音甜甜的惹人爱。烟摊酒馆的闲汉们见了俏娃，情波萌动，常常将俏娃搂抱在怀里强行“吃包子”。俏娃虽说挣扎着不同意，但吃了也就吃了，笑一笑了事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俏娃了事的一笑，又招徕了多事者，你吻他也吻，每一回从烟摊酒馆里出来，任俏娃的脸都被那些情急的壮汉们吻得火辣辣的。心底善良的人，吃了俏娃的便宜包子，就将榆林银行发行的贬了值的大灰驴票赠她一毛两毛做为酬谢。俏娃见了钱就爱，当着众人推推让让一番，也就赧赧畏畏地接了。

任俏娃常常拿了大灰驴票去买洋糖吃。从那些闲汉们的嘴里听到的是自由、恋爱这些新鲜名词。她常想，自由恋爱大约就是男的抱住女的吃包子哩。这味道真好，就像吃洋糖，能甜好长好长的时间。洋糖化完了，她就一回又一回地舔嘴唇，心里响往着，再自由一回吧，再恋爱一回吧！世事就是这样，时兴什么什么就好！

有个山西商人叫白焕儒，他在宁条梁镇开个京货店，专卖京广洋货布匹，低价进高价出。宁条梁镇人都叫他“九毛九”，意思是他能把生意做到尽头，别人搅不过。朋友们离他愈来愈远，生意日渐冷落。

白焕儒灵机一动，在京货店也捎卖些烟酒糖果，比同街的人都便宜一点，藉以恢复名誉。他将商店的字号也取名“一分利”。

“一分利”商店的糖果，比当时宁条梁镇各店的糖都齐全。除有白糖红糖供病人孕妇度用外，还有四种专为孩子们供应的。一种叫“甜糖”，雪白，形状像油条；一种是“芝麻滚子”，黄色，外粘芝麻，空筒儿，像个二寸长的竹节；一种是“穷锅”，四楞剑线，又干又硬，像根石条。这

是制甜糖、芝麻滚子时取过精华，用剩余的糟粕制成的，价钱最便宜。最好吃的叫“洋糖”，这不是陕北出产的，是白焕儒从外地进的，宁条梁镇仅“一分利”商店独有。前三种糖后来在陕北都失传了，唯洋糖进化为水果糖。

任俏娃手里有了钱，常到“一分利”商店买“穷锅”糖吃。她很会耍顽皮，很会讨价还价，每一次都能从九毛九手里讨来一些小便宜。

白焕儒二十八岁了还没家室，任俏娃来讨便宜时他就投其所好，得空儿也扯扯拉拉摸摸揣揣搂搂抱抱。时间长了，俏娃也精了，明码标价，亲一口一枚洋糖蛋蛋。白焕儒情起，每一次搂在怀里就十口八口地亲。任俏娃却认真，每一次都按数取糖，一枚不少。

白焕儒解了馋就向朋友们介绍经验。

朋友们问：“用一枚洋糖蛋儿换着亲一口，何如自己去吃糖？”

白焕儒说：“任俏娃的嘴比糖甜！”

此后宁条梁镇的人都叫任俏娃“一口甜”。有人到“一分利”商店买洋糖，不说买洋糖，而说买“一口甜”，有意给白焕儒洗耳朵。

日子长了，闲言碎语传到任喜才耳朵里，这个烟鬼动了心计，就给白焕儒的京货店做文章。

任喜才纠集三五地痞，打上“一分利”商店，逼着要白焕儒为他女儿恢复名誉。白焕儒远离家乡，势单力孤，对任喜才的摆布只能咬紧牙关忍受。任喜才见钱心黑，三十

五十要银元，三月两月来一次。

这样一闹，任喜才虽然得了利，可一家人的名誉更臭了。他担心女儿日后嫁不出去，又心生一计，将任俏娃强行嫁给白焕儒做妻子。白焕儒不要也得要。

成婚那年，白焕儒已二十九岁了，任俏娃虚龄刚交十五岁。礼钱是多少，任俏娃不知道，她只记得她爸端回来一簸箕“老袁头”。

白焕儒破产了，无钱去外地进货，就只好在当地进货当地出售，倒卖些绳索皮毛、药材山货、门神灶神、鬼票神符、烟酒香表、纸张笔墨。这些土货只能薄利多销，真的变成“一分利”了。经济拮据雇不起相公娃，白焕儒就让任俏娃站柜台。这又引来众人的许多责难。

1927年的陕北女人过的还是“坐视膝立视足”的封建日月，不能正眼看人，不能直接和生人说话。来了生人只能用舌头将窗纸舔个小窟窿偷着看。对小媳妇的要求更严，即使是小两口，也不能在人前啦话，要啦话得打个手势，摆个眼色，一个把另一个叫进自己的小闺房去。

任俏娃很支持丈夫的生意，她力排众人的非难，勇敢地上了柜台。她厌恶那种躲在屋子一角像小猫小狗似的生活。她爱看人，也爱人看她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一照见个面影她就笑了。

任俏娃天生聪慧，自上了柜台后，她懂得了笑中有钱，她学会了各式各样的笑。顾客看她，她笑着背转身去给顾客一个背影。她已经不笑了，但她的笑脸还甜甜地长时间

地保留在顾客心里。

任俏娃做这种笑，功夫不用在笑上也不用在音响上，而是用在耳朵上。她背转身去用耳音通过顾客的呼吸轻重品摸顾客的心态变化。呼吸平稳的，调转身去，再送一面笑，推波助澜；呼吸急促的，继续给他个脊背，让他欲罢不得，火上加油。

有的年轻人被她撩拨得起了心火，在取货接货付款还款的一刹那摸摸她的手，任俏娃就聪明地及时送去嫣然一笑。这种笑只是个信号，一露即收。信号接通了，年轻人欲罢不能，有事没事都逛“一分利”。一天逛三次，三次不够五次，五次不够十次八次，甚至整天在柜台前泡蘑菇。站得久了，任俏娃便递出一个方凳来让客人歇脚。主人盛情难却，客人不买货也要看，看多了就想买，“一分利”商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了。

“白焕儒的生意红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，你看人家那卖货的！”

“只卖货就好，若把媳妇也卖了那就不是一分利，而是十分害了。”

“那货太洋，一般人买不起。”

“当心一般人。”

“乡里人买不起。”

“当心城里人。”

“穷人买不起。”

“当心有钱有势的。”

白焕儒听了，知道同行们眼红他，有意给他洗耳朵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可脸上却讪讪地笑。他心里有数，“能多赚钱就好！”这是他做生意的目的，也是他的一点人生追求。

收入多了，白焕儒有了新的追求，他要恢复他失去了的京货店。而任俏娃却一心一意讲吃讲穿讲排场。小两口的矛盾从经济收入和夫妻生活两个方面交叉发生。

白焕儒怕任俏娃乱花钱管得很死，买一瓶雪花膏一块香皂也要限制，添一件新衣服也要费口舌。他不嫌麻烦夜夜查帐，一查就是半夜，急得任俏娃光着身子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打滚儿。一方是白天黑夜做不完的金钱梦，一方是心儿眼儿追求床上贪欲。

白焕儒虽然头脑聪明，但长得却像个拉长了的木猴儿，干巴巴的，皮包骨头，关节就像干柴棒棒，一翻身碰得任俏娃心里疼，一腔情火顿然消失。

任俏娃晚上得不到满足，她一个心眼儿盼着天明，盼着开店门，盼着到柜台上与年轻人啦话，戏逗，嘲笑，眉来眼去，捏捏摸摸。

“我不能再站柜台了。”任俏娃欲擒故纵。

“为啥？”白焕儒吃惊地问。

“有人看我哩！”

“看就叫人家看嘛，看了，你该不能向人家要看钱吧！咱这小地方人就是瞎，你看人家北平，上海……”白焕儒向年轻妻子吹大牛，其实他并没有去过北平、上海。

任俏娃的小聪明得逞了，她将头埋在被窝里偷偷地笑。

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宁条梁镇地处塞上，南临长城，北望茫茫的毛乌素大沙漠。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。今天又是一个大风天。

白焕儒走山西进货去了快两个月还没回来。十六岁的任俏娃难耐长夜寂寞，就像鲜花遭霜打了，蔫答答的少了精神。

夜里没能好睡，清晨还得早起打扫清除。这儿的规矩是各商店自扫门前街面。“一分利”杂货店没有相公娃，女老板任俏娃就得自己动手。她将前一天乡里来的卖柴的卖菜的遗落的烂柴烂草，葱皮蒜皮全都清扫了，可那北风刮来的细沙呢！扫不动，还得用铁锹铲。

任俏娃将一把一把的灰驴钞票、金牛钞票、鱼眼小麻钱统统倒换成老袁头交给白焕儒去倒生意。她想，我也雇个相公娃，以后我扫杂草他铲沙子，我做饭他担水。雇相公娃最好能雇个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个儿高一点，面皮白净点，就像舞台上吊膀子的白面书生那样。以后白焕儒出门进货了，我也多个啦话的。想起了白焕儒那个死疙瘩，她知道雇相公娃的事目下不可能。上一次，为缝一件梅红色布衫的事小俩口还大吵了一架哩！

店门开了。天气不好，顾客很少。任俏娃侧身靠在柜台上呆呆地望着门外。北风将黄尘和细小的柴禾枝儿从门外吹进来，她闻到的是牛羊粪的臭味和烧猪毛羊毛的焦糊味儿。

直到太阳落山时风才静了，西边天上布满红霞。任俏

娃心头泛起一抹“愁到黄昏愁更加”的惆怅。

宁条梁镇新来个说书的，古经说得好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杨宗保和穆桂英》、《五女兴唐传》、《金镯玉环记》，任俏娃都爱听，她一听就记住了。书中的人物和故事，夜夜与她做伴，为她解心焦。她为他们心热，为他们流泪。每当想到书中人物的缠绵悱恻之情，任俏娃就情火难耐，就一个人在小火炕上打滚儿。今夜说什么呢？任俏娃是个热闹人，她喜欢在说书时和年轻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挤，喜欢你拉我扯，喜欢推一把揉一把，捏一把拧一把。

站了一天柜台，累了，肚子又饥又渴。任俏娃不想做饭，她想买两个烧饼去听说书。听一场说书两角钱，再出两角钱买一份盖碗茶。宁条梁说书摊的茶全是砖茶，加盐，很耐喝，买一份，喝一夜，续水是不加钱的。她边吃烧饼边喝茶，边听说书，人也休息好了，几不误。

“今晚上说什么呢，最好再听一场相公招姑娘。《唐伯虎访秋香》更好！”任俏娃边思念着边关店门。

张廷芝突然进来了。

张廷芝的来意任俏娃是明白的。她喜欢他，她欢迎他来。第一次相会张廷芝留了一柱银元。自那次以后他又来了几次，但既未取货更未收款，都是大白天来，来了与任俏娃匆匆忙忙地玩一玩又走了，唯这一次相隔的时间较长。

在分别的日子里，任俏娃每天都思念张廷芝好几遍，愈想愈爱，愈想愈甜。

1927年的陕北人，都把军人叫“粮子”，“粮子”就是